

Miss * 爱 + 时光

灰姑娘的 蓝白拖

梦若妍 著



我好希望也能有位像老爸那般的完美爱妻男
看见我，发现我，不顾一切地——寻找我！
寻找他专属的灰姑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Miss * 爱 + 时光

灰姑娘的 蓝白拖

梦若妍 著

我希望能有位像爸爸般的完美爱妻男人，
看见我，发现我，不顾一切地——寻找我！
寻找他专属的灰姑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HaiX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姑娘的蓝白拖 /梦若妍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719-934-2

I. ①灰… II. ①梦…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9283号

本书由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并保留一切权利。

灰姑娘的蓝白拖

作 者 梦若妍

总 策 划 贺鹏飞

策 划 陈绍敏

责任编辑 邱戊琴

特约编辑 李 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印厂厂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99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02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3年5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9-934-2

定 价 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Chapter 1	4
Chapter 2	22
Chapter 3	32
Chapter 4	52
Chapter 5	77
Chapter 6	92
Chapter 7	108
Chapter 8	125
Chapter 9	141

Chapter 10	156
Chapter 11	173
Chapter 12	189
后 记	213

楔 子

“需要有人陪，可是那人是谁不重要吗？”

“对。”

微微咧开嘴，他轻轻笑了一声。

“不过我倒还真的蛮感谢卉琪的，”嗓音平稳依旧，眼神却犹如讥讽起自己般，陈申灿开口，“和她分手后，我才发现，原来什么都不用太认真。什么交往，不过就是暂时性的陪伴而已。”

望着他唇边带有一抹压抑的挫败，我似乎又一次听见——

听见重力加速度的细微咻声，听见最后一阵碎裂，骇人结尾。

我下意识地缩起肩说着：“可、可是……”

“她是最后一个。”

“嗯？”

“她是我最后爱上的女人。”

顿了一顿，我怔住说：“……什么？”

“吴卉琪——可以算是最后一个让我掏心挖肺爱上的女人吧。嗯！”丝毫没顾虑到还坐在一旁的我，陈申灿散发出的气息是讽刺，“人是一种怕孤单的动物，我们都只是怕孤单，所以才需要有人陪。”

穿过叶缝的光线使我不禁微眯双眼，内心沉重的我试图消化他脱口而出的每个字，最后却徒劳地只余一脸疑惑，偏过头说：“需要有人陪，可是那人是谁不重要吗？”

“对。”

听见他斩钉截铁的回答，我努力克制自己才不让全身颤抖得那么明显。

“这样，真的很糟糕……”

我不知道从他的视角看出去，世界会灰暗成这种鬼样子。

陈申灿用眼角余光瞥视着我，笑容轻浮地伸手，作势想拨拢我颊边的碎发，而我瞬间转开了脸，站起身。

他感到很尴尬，右手停留在半空，之后缓缓缩手，脸上笑痕却仍

旧没退去。“我很糟糕我知道，”以手托腮，他神情慵懒地抬眼望向红了双颊的我，“因为我最后爱上了个糟糕的女人，没办法。”

“没办法”三个字，刺耳得仿佛在嘲笑我对他的情感有多不堪。

Chapter 1

早上十点整，爱情，宣告不治。

——我们分手吧。

枪声，响起。

周围却无声，死寂。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样的分手方法会比仅留下张纸条更让人不爽。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留纸条通知我今天记得倒垃圾一样。

糟透了，这种感情廉价的感觉。

这段我所重视的日子就这么轻易地被轻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榨干脑汁也想不出个什么方法能比仅留纸条分手更混帐，尤其是阿森在留纸条的前一天晚上还问我家的笔和纸放在哪里。

搞得我现在情绪杂乱到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只要我昨晚不告诉他那该死的纸笔放哪里，他就不会离开了。

……不对，应该不是这样。

都走到这一步了，才惊觉我和他之间不该是这样。

昨晚还习惯性地拥我入睡，今早就用我亲手拿给他的纸笔了结了这段我还在乎、我还重视、我还期待的感情。记忆中的阿森，好像不应该是这样。

正当我在思考应不应该之类的什么鬼怪理由，答录机倏然发出尖锐的声音，划破所有百思不解，连同房内每一寸死寂。

“喂……蓉蓉、蓉蓉？咦，不在家吗？”录音机那头传来芊芊甜美娇柔的嗓音，她应该有的那种声音。

或许对我来说，只有芊芊会是绝对忠诚。只有从小到大，一直陪在我身边的芊芊不会背叛我，不会置我于不顾……

“喂，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和阿树今天就要出发到巴黎度蜜月喽，这段日子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嗯？”

“……”妈的。

几个小时前我才目睹了那张用来砸碎我感情的蠢纸条，怎么现在

居然连芊芊都要被拐走？！

拐离我的世界，很远很远。

大家都说好了要抛弃我，是不是？

似乎真的，被遗弃了。

似乎真的，只剩下我，待在原地。

在原地走着相同的路径，做着原本的工作——我好像只能这样，试着在所有人都忙着改变的期间，让自己维持不变。

是我选择太早改变，现在才会被一群开始改变的人抛在脑后。

时间点被错开了，我们不再是同步成长。

这下子换我该有所停滞、单独停滞在原地，看着所有人迈出步伐，而我却无法同行，没了同行的资格。

自找的。

这情形能怪谁？

自找的孤单。

早上九点五十五分。

一如往常，我出现在我必须出现的地方——我长期打工的咖啡馆。

我努力做到在原地徘徊。

一边呆站在柜台后方，等着柜台外那位疑似老年痴呆的客人点餐，

一边我克制自己，别当着客人的面泻出两行瀑布泪来。

算了吧。

没阿森养就没阿森养，老娘又不是没钱吃饭，等我领到这个月薪水，我就去雇个有六块肌的临时演员当新男友，把阿森气到吐血。哈哈……哈哈……哈……

有没有这么可悲？！

——潇洒点吧，林可蓉。

有时候我想对自己这么说，但总觉得真说出口的话，会显得自己可怜又寂寞，没想到现在反而觉得这句话还真适合我。

我想，给出去的就算了吧。

真的该潇洒点了，林可蓉。

早上十点整，爱情，宣告不治。

“先生，您打算要点餐了吗？”我火气稍大，但依然试着用礼貌的职业态度，去询问眼前这位貌似想把整张菜单背下来再点餐的客人。

这家伙，从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真的去雇个临时演员当男友，来把阿森气到挂时，就站在我面前盯着柜台上的菜单。到现在我都宣告爱情不治了，他居然还盯着那同一张菜单。

就算目前店里只有他一个客人，他点餐也不用这么不赶时间吧？整个人跟什么似的。

“嗯？”听了我方才的疑问，他一脸疑惑地抬眼望我。

这点餐速度像被神龟附体的客人有点面熟，我想我知道他是哪位。

陈申灿。

我大学时代的学长，出了名的花心烂人一个。他的正牌女友永远都是那种最后一个才知道自己男友在外面还有好几个小妾的悲情女。

基本上说他是个烂人，还真污辱到烂人了。

上大学时，我在这咖啡馆工作，就常看他带着小妾上门来喝咖啡吃快餐，满嘴甜言软语简直快吐死我。

重点是他没过多久就又会带着另一个妃子来发射爱情光波，怎么搞的，他家有个后宫是不是？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他才不再出现。

我不知道他上哪去继续糜烂了，我只知道那些被他冷落的妃子们，在他消失后会经常聚到我们店里聊天，说些什么他是在哪张桌子前吻她的啦、他又是在哪张沙发椅上搂过她啦之类的往事来重温旧梦。

只是她们聊到最后，十句话有十句是在诅咒陈申灿早点死的。

陈申灿，男人中的败类。

“不好意思，您如果看不清楚菜单，我可以念给您听，或是您如果对菜单上的餐点有任何疑问，都请尽量提出，让我替您解说。”

貌似被我那种“您来您去”的假低姿态给震慑住，败类愣愣呆呆地微启了嘴，一副顿时找不到自己声音的模样。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着眼前这败类有没有可能只是长相不错、其实

讲话大舌头还会喷口水的那个当下，他就开口了——

“给我一个巧克力泡芙，再加一杯‘维也纳’咖啡。”低调到差点看不出唇角微翘，他斜瞥我一眼说，“至于解说就免了，我还没智障到连巧克力泡芙内包什么馅都不知道。”

很明显，他没舌头肿大，也没用口水灌溉我。

听见他最后说的那句疑似有笑点的句子后，我配合性地笑眯了眼，在心里暗自称赞他虽然身为败类，但声音却是不败类的。

“对、对不起，”向他微微鞠了个躬后，我解释道，“因为煮咖啡的人还没来上班，所以可能得请您等一会儿哦。”

闻言，他表情倏地发生了些微变化。

不知道是我产生错觉还是怎样，我总觉得现在这气场让我感觉有那么点毛毛的。

“不、不不用担心啦。”贪生怕死的我心一慌，差点乱了整个语言逻辑。老天保佑，还好只是差一点儿，“嗯、那……那个，他、他应该马上就会来了。”

“你不会调咖啡？”无视我的慌乱结巴，他直截了当地就往我痛处插了好深的一刀，还顺便把那刀当螺丝刀一样扭转了几圈才甘愿将它给抽出来。

正当我还在庆幸也许伤害可以到此为止的那一刻，他又似笑非笑地再补了我这么一句道：“咖啡馆的店员不会调咖啡哦？”

哦个头啊！想嘲笑我就直说，不用以那种表情、那种眼神、那种态度来践踏我无辜的小自尊！

我也很想学好怎么调咖啡啊！又不是我大脑萎缩学不会！我、我只是比较擅长煮菜做料理，所以说调咖啡这事就干脆交给我同事李望秋就天下太平了啊。

干吗还非要鸡婆地去浪费时间研究咖啡，让我来抢望秋饭碗啊？这不是存心要他丢了工作就此饿死街头？！

呼、呼……冷静，冷静。

好好。

老实说吧，刚才那败类投递给我的那种该死反应，害我想起几年前望秋用鼻孔“看”着我，向我炫耀他手上那张我一直想考却一直没时间去考到的咖啡师技巧国际证书。

总之，最后我仍是忍着心被捅出好几个小洞洞的痛，一脸委屈地向那败类点了点头，并且又道了次歉，而非一脸老娘不爽地叫他自己去照镜子看看他刚才对我露出的那种眼神是否礼貌。

就算到目前为止我人生可说什么都不是，也不用因为一时冲动而把所有给轰的一声烧光光。

“噢，没关系啦。”对于我的无能和道歉，他此刻全都显得毫不在意且心不在焉，他只是边说边看了眼吧台里的咖啡机，再将目光放到我脸上，踉模跄样地问了句，“哎，不介意吧？”

“……”我无言了一下，努力试着听出他提问的前因后果，但我最后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脸呆样地“啊”了一声。

“嗯，不介意就好。”

丢下这句莫名其妙到几乎不负责任的话后，他迈步走向吧台，留下完完全全摸不着头绪的我伫立在原地。

“嗯？什、什么？等、等等……”什么跟什么啊现在？

我根本还没搞清楚他的动机，也来不及出言阻止，他就已走进吧台，神态自然地开始动作了。

熟练地操作起咖啡机，当我是隐形人。

无视我在一旁鬼叫着制止，他努起暗红色嘴唇叫我别这么紧张，等一下要他付多少成本费都行，因为他真的好久没亲手调制咖啡了，所以就通融点，让他怀念一下那种感觉嘛——“当然，价钱请出得合理一点儿。”最后他补充说。

“现、现在不是价钱合不合理的问题！”——现在是你擅自闯进来煮咖啡！

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死样子，他动手将细冰糖置于杯底，再以专业姿态往置入冰糖的咖啡杯里倒入热咖啡。

最后，格外心细的他在咖啡表面铺了层鲜奶油，冰凉又绵密，甚至不忘撒上巧克力装饰。

“你、你……”你不要太过分了！简直欺人太甚！会调咖啡很了不

起是不是？非得要在我面前亲自调配一次好污辱我于无形？！

呼、呼，林可蓉你真的太激动了，不能因为男朋友用纸条跟你分手你就到处想砍人，呼——呼——

默默站在一旁，深呼吸了几次，我拉下二分之一上眼睑看他完全不用停下来思考，就这么轻易完成了一杯卖相中上的咖啡。

沮丧的我将双唇合成一条线，闭紧眼，使劲甩了甩脑袋。

再睁眼，映入眼帘的是陈申灿捧起那杯专业级“维也纳”的画面。

啧，怎么搞的？连捧咖啡杯看起来也这么专业。

他是职业咖啡师吗？和望秋一样？所以刚才他才会用那种目中无人的高姿态，以眼神搭配表情来扼杀我身为人类的尊严？

“呃……我不是咖啡师哦，”眼前这败类开始向我解释了起来，“这是我小舅教我的，煮咖啡和调咖啡。”

“……”一愣一愣地，我看着他那张专门用来骗女人的侧脸，疑惑，疑惑到最高境界的那种疑惑，“什、什么？我、我没有，我明明没有问……咦？还、还是我刚刚有不小心的问出来？不不可能啊……我又不是……”

话还没说完，我突然想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就换上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问道：“读心术吗？”

“啊？”他一脸不解地扭头看向我。

“我说，读心术啊。”我很耐心地重述了一次，“我有个朋友也会这招，